

這教會非我家？

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2026 週年研討會文集

吳慧華 主編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2026 週年研討會文集

這教會非我家？

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督印人 蔡志森

主 編 吳慧華

設 計 鄧樂婷

出 版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裕街 8 號億京廣場 11 樓 1105 室

電話 (852) 2768 4204 電郵 research@truth-light.org.hk

傳真 (852) 2743 9780 網址 <http://ethics.truth-light.org.hk/>

facebook.com/Soc.for.TruthLight instagram.com/truth.light.hk

youtube.com/@truthlight1997

© 明光社 2026

2026 年 6 月

國際書號：978-988-76656-8-7

版權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曾偉洪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現為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亦是註冊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同時擔任信義宗神學院訪問講師，教授實用神學相關課程，包括輔導學及基督教社關服侍，並專注於社關服侍與牧養輔導的研究。曾博士先後於香港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取得社會工作及相關學位，並取得社會工作博士學位，亦曾於香港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任教。學術研究方面，主要關注家庭關係、婚姻與離異調適、親子互動、男性心理、性別議題及精神健康議題。積極推動以實證為本的社會工作實踐；另擔任多份國際學術期刊編委及審稿人，並於不同專業及社會服務組織擔任重要角色，推動研究、教育與實務之間的連結。



尹建雯博士

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兼任講師。曾任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高級講師、香港伍倫貢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講師及督導顧問。尹博士希望傳承社會工作價值、經驗與知識予新一代社會工作者，讓他們能經歷個人與專業的成長，成為具備愛心與能力的助人者。尹博士過往在社會工作前線多年，專注支援弱勢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她在青少年工作中豐富的經驗為她在學院培育年青人的工作作了很好的鋪墊，同時她亦期望能多為主作工及見證，把年青人帶到主的面前。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多年於明光社擔任義務工作，曾就「香港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2023）、「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2024）、「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2025）發表回應。著作包括合著《生命倫理錦囊》、《生命倫理》雙月刊文章，以及短片〈大城·小理〉。



藍志揚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現任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專研基督教教育、靈修學及心理學，致力整合基督教信仰、正向心理學與相關科研成果，以深化信徒的屬靈生命與信仰實踐。文章散見於不同媒體，包括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雙月刊《生命倫理》，著有《寧謐中的相遇》一書。



鍾林美珍傳道

2026年5月，出任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傳道部微教會義務牧者；2021年起走進本港各大專院校傳揚福音，建立非傳統形態的微教會；2015年至今推展「銳意門訓運動」IDMC HK；2011年啟動「飛BOOK特工隊」，十年來持續裝備與訓練青少年成為佈道精兵；2007年至2026年擔任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傳道部主任，十九年來主力推動全宗派聯合佈道事工、資源共享與天國事工拓展，亦促進該宗派與全港教會佈道大會及各項事工彼此協作，歷年亦先後於不同宗派及差會事奉。林傳道於1985年獲建道神學院差傳學士，1993年獲信義宗神學院宗教教育碩士。



陳韋安牧師博士

香港基督教牧師、神學人、作家。香港大學哲學學士、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神學博士（主修系統神學，研究範疇為卡爾·巴特）。現任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副教授。2014年創辦臉書專頁《神學是粉紅色的秋》；2018年創立flow church 流堂，專責牧養對教會失望而離開的信徒，2022年被按立為牧師。2018年榮獲基督教金書獎最佳新晉作者及最佳作品獎。著作有《關於基督徒，我們說的其實是……》、《逆風跑的九十九隻羊》、《神聖的淡然》等。



陳明泉牧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畢業於香港嶺南大學市場系，早年任職突破機構，負責雜誌及市場策劃推廣。2006年畢業於建道神學院，主修基督教教育。2005年以實習神學生身份於旺角浸信會實習，翌年7月於旺浸全職事奉；2013年於香港浸會大學取得社會科學碩士（青少年輔導），現於建道神學院修讀教牧學博士課程。陳牧師現任旺角浸信會擔任主任牧師，專責成年牧養、青年事工、媒體事工，並兼任分堂發展事務。



廖廣申醫生

明光社董事。現為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時擔任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名譽臨床副教授，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以及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客席講師。廖醫生曾任醫院管理局顧問醫生，並兼任港島東醫院聯網質素及安全總監。廖醫生特別關注青少年、學童及成年人心理及自殺的問題，不遺餘力推廣精神健康，經常獲邀到本地大學、政府部門、中小學、教會及社福機構，分享精神健康、壓力管理及自殺預防等議題；亦不時於電台及本地報章解答大眾心理健康相關問題。



楊思言博士

現任中國神學研究院趙叔榮·霍佩芳教席神學科助理教授、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範疇為聖餐神學、宗教改革歷史、公共神學。著有 *Received by Christ: A Biblical Reworking of the Reformed Theology of the Lord's Supper* 一書。



吳慧華女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整合信仰與社會各項倫理議題，負責編輯與撰寫〈教牧社關倫理速遞〉、《生命倫理》、〈週年研討會文集〉等網上或實體刊物。合著作品包括《AI 倫理小冊子》、《Dear 老師——請幫我建立健康的情性價值觀》、《生命倫理錦囊》，亦負責〈與鼠鼠一起上信仰課〉和〈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等短片作品。

三位前離堂青年(化名)：



阿良

大學3年級學生。喜歡煮食、作文和熊



明軒

大學4年級學生。喜歡貓、烹飪和旅遊。



柴犬

大學5年級學生。喜歡柴犬。

序：這教會非我家？教會對新世代信徒的意義

| 陳永浩 |

1. 引言 13
2. 離堂究竟是甚麼的問題？ 14
3. 這教會非我家？研究中心週年研究 15
4. 結語：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倒要彼此勸勉 16

為甚麼他們仍然留下？

| 藍志揚 |

1. 引言 17
2. 影響年輕人持續聚會的六個核心主題 18
 - 2.1 群體歸屬與支持 18
 - 2.2 靈命與價值觀的建立 18
 - 2.3 事奉投入與恩賜發揮 19
 - 2.4 牧養關係與屬靈榜樣 19
 - 2.5 個人成長的機會 20
 - 2.6 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20
3. 結語 21

當小美遇上年輕人

| 鍾林美珍 |

1. 引言 22
2. 年輕人眼中的小美牧養方式 22
3. 與年輕人同行的心志及要訣 24
 - 3.1 異象的堅持 24
 - 3.2 青年事工是宣教事工 24
 - 3.3 進入青年人的生命及生活 24
 - 3.4 進入青年人的苦難中 25

這教會非我家？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3.5 進入青年人的神蹟	25
3.6 在神凡事都能	25
3.7 賦權培育 (Empowerment) 就是鑰匙	26
3.8 鼓勵及建立的言語	26
3.9 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27
3.10 讓青年人進入我的苦難	27
3.11 銳意門訓	27
3.12 敬拜中的使命群體 - 簡約真實	28
3.13 祈求不斷、自強不息	28
4. 結語	29

留駐，抑或轉革？——「留在教會」之本質性重構

| 陳韋安 |

1. 引言：從留人邏輯到教會論的詰問	30
2. 體系與團體：教會觀的範式轉移	30
2.1 彼此承認 (Mutual Recognition)	31
2.2 彼此承擔 (Mutual Bearing)	31
2.3 彼此饒恕 (Mutual Forgiveness)	31
3. 牧養模式的結構性改革	31
3.1 崇拜：由「觀賞」轉向「參與」	31
3.2 小組系統：由「課程完成」轉向「生命承載」	32
3.3 牧養系統：由「個案管理」轉向「關係賦能」	32
3.4 教牧職能：由「全能管理」轉向「關係守望」	32
3.5 行政決策：由「制度維穩」轉向「關係優先」	32
4. 結語：從「留住」到「成為」	33

離堂信徒不離教——與年輕信徒同行的一些體會

—— | 受訪者：陳明泉 | 撰文：吳慧華 |

1. 引言	34
2. 離堂會的年輕信徒需要……	34
2.1 年輕人需要成長的空間	34
2.2 年輕人需要不落俗套	35
2.3 年輕人需要有表達的空間	35
2.4 小結	36
3. 年輕人其實需要……	36
3.1 年輕人需要聆聽及被接納	36
3.2 年輕人需要屬靈指引	37
3.3 年輕人需要教會	37
4. 結語：不要熄滅年輕人的火	38

Z 世代信徒在基督教信仰及心理健康上的危與機

—— | 廖廣申 |

1. 引言	39
2. 傳統教會信仰與日常生活脫節	39
3. 教會牧養、空間與體制問題	40
4. 迷茫前路、個人無力感與心理健康挑戰	40
5. 經濟轉型與社會壓力的雙重夾擊	41
6. 數碼時代的特性與帶來的雙面影響	41
7. 結語：建議教會回應的變革方向與轉型建議	42

放眼堂外的世界：在離堂世代中反思教會觀

| 楊思言 |

1. 引言	43
2. 福音的不同呈現方式	43
3. 成長是需要探索	45
4. 群體的必要性	46
5. 結語	47
參考資料	48

前離堂青年對教會的觀感及期望

| 阿良(化名) | 明軒(化名) | 柴犬(化名) |

1. 阿良(化名)	49
2. 明軒(化名)	50
3. 柴犬(化名)	51

信仰並不能靠「律法」傳承

| 吳慧華 |

1. 引言	53
2. 愛神的心未能傳承下去	54
3. 約西亞未能改革人民的心	55
4. 結語	57

序：這教會非我家？ 教會對新世代信徒的意義

陳永浩

“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但這裡指的是聚會，不是指教會啊。」

我對教會失望，但無放棄信仰，難道不行嗎？」

”

1. 引言

很多信徒，自信主就被教導，要返教會，要忠心，要委身。

然而，當香港教會多到「梗有一間在左近」，卻出現愈來愈多信徒「離堂」的現象：當中有自小在教會長大的「信二代」，也有「第一代」的。這一現象反映出新世代信徒們在信仰與教會歸屬感上的張力——教會理應是屬靈群體的中心，然而對於新世代來說，其意義似乎正在轉變。

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2024 香港教會普查」，如以參與每週實體及網上崇拜人數作計算，人數約有二十多萬人（197,935 人參與實體崇拜；26,326 人參與網絡崇拜）。如以 2019 年度教會普查的崇拜人數作出比較，總人數減少超過四分之一（70,887 人，26.4%），情況備受關注。此外，這五年間受洗加入教會的人數，合共為 46,487 人，相較 2014 年的 81,004 人，以及 2019 年的 62,400 人均持續下降。2024 年普查的青少年聚會人數，更由 47,236 人降至 33,634 人，跌幅 28.8%，佔會眾總數的比率降至 13.2%。¹

1 《202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摘要》（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5 年）。<https://www.hkchurch.org/post/>「202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摘要；〈香港教會面臨人口下降與轉型挑戰最新「2024 香港教會普查」揭示嚴峻實況 教新巔低處再出發〉，《台灣聖經網》，2025 年 6 月 2 日。<https://taiwanbible.com/m/news/news.jsp?ID=122530>。

從數據上看到香港教會的確出現了「留唔住人」的情況。教會誠然承受著這些年社會丕變下帶來的移民潮、退休潮、社會氣氛變差的問題所影響；然而普查所得數字的下落，其實也反映了教會對社會和弟兄姊妹承載力不足的問題。²

為此，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想更深入探討一下，信徒對教會有何期望？他們為了甚麼回教會？有甚麼因素讓他們覺得教會好？他們對教會的滿意度有多少？他們回教會的心態又如何？會否只是為了信徒之間的團契？

2. 離堂究竟是甚麼的問題？

「離堂」（Dechurching）這現象，看似是老生常談，但卻總有點時代特徵。就上述香港教會近年的發展，就飽受社會事件、政治立場、疫情新秩序、移民潮，以及新香港常態的影響。當中又會涉及許多複雜問題，包括身份認同危機、生活方式選擇、價值觀轉變、替代品湧現、互信程度下降等問題。

但當跳出我城的框框，返教會與信仰的關係，其實在普世教會中也是一個時常被討論的議題。就以英國為例，長久以來，大家都確信英女皇伊利沙白二世與現任國王查理斯三世，兩人既作為英格蘭教會之首，本身對信仰也是相當敬虔，時常參與教會聚會。但作為他們的後繼者，現任英國皇儲威廉王子，卻在一個專訪中承認自己與教會關聯不強，不常返教會，只抱有一個「靜靜的信仰」（Quiet faith）。³ 若以香港教會的看法，這個「Quiet」和「冷淡」基本上已差不多一樣，應該一早會被牧者、長執「關心去向」，而他與我們所理解的「離堂」者，也相去不遠了。

2 近年關於「去堂會化」或「離堂」的課題，可以參考黃福光編：《山道期刊》總第 56 期（主題：去堂會化的信仰思考）（2025 年 12 月）。網址：<https://www.hkbts.edu.hk/%E5%B1%B1%E9%81%93%E6%9C%9F%E5%88%8A-56/#>

3 J. Sewell, "Prince William says he has a "quiet faith" – but what does that mean?" *Premier Christianity Opinion*, March 24, 2026. <https://www.premierchristianity.com/opinion/prince-william-says-he-has-a-quiet-faith-but-what-does-that-mean/21244.article>.

3. 這教會非我家？研究中心週年研究

2026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開展了週年研究，主題為「這教會非我家？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信徒——尤其是年輕信徒群體——為何離開教會？是「因了解而分開」，還是「誤解了而分開」？希望能深入了解離堂信徒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我們希望藉此研究，可以更加洞悉信徒們的內心需求與渴望，幫助教會擴闊牧養視野、優化牧養方式，幫助「信徒」歸家，或最基本地，能與他們同行——即使不在教會這一個場景上。

有別於以往多以「量性調查」作為調查方式，研究中心今次的研究以「質性調查」為主，我們與十六位新世代（18-30歲），曾經「離堂」的信徒進行對談。他們當中有的是自小就返教會的「信二代」，也有自己參與及決志的「信一代」；有的已離開教會，有的正在尋求，也有轉到其他教會聚會的。通過歸納和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觀察和見解。他們的故事各有不同，我們聽見每個人不盡相同的「離堂」原因以外，也看到新世代信徒在信仰與教會歸屬感上的張力：教會理應是信徒聚集，彼此造就的地方，是屬靈群體的中心，但往往也成了長執與信徒，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彼此角力的場所。有人覺得懷才不遇，不被重視；有人覺得教會牧者處事不公，為此受傷；有人認為教會成為了「會員俱樂部」，圍爐取暖，叫人失望，繼而離開。但同一時間，教會中的相處，又能使信徒感到神的同在、有被別人關懷、才幹被發掘，因受到造就而建立自己。教會在新世代中，可以怎樣與新世代的信徒同行？又需要在哪個層面中持守？哪方面要作出轉變？

今次研討會除了研究中心的調查發布外，我們亦有幸得到神學院學者、牧者、年青信徒一同參與，也邀請教牧學與應用心理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作專題分享，希望我們能從去與留的結果之間，找到從聖經、神學、信徒、牧者、教會等各方面的向度帶來的一些啟迪。當中更會有堅持留在教會內的年輕人，分享他們對自身和教會的看法，也有針對他們的訪談調查，會在研討會中發表。

4. 結語：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倒要彼此勸勉

回看文章開首引用的《希伯來書》十 25：「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我們時常看到的經文重點，是不可停止聚會，但其實更可貴的，卻是在艱難的「那日子」時要彼此勸勉。活在大時代，我們既面對政治、經濟、移居、融入等「不可抗力」的大環境變遷，同時也有全球化、個人化、由 Z 世代到 Alpha 世代，以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取代傳統人與人結連「交通」的分叉點。當我們驚恐於甚麼東西都可能被「AI」取代的時候，人與人真實的愛與關係，「彼此勸勉」，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

相信有一定「信主年紀」的朋友，都會認出今年研討會的主題，其實是在玩「食字」：《這世界非我家》是一首曾經流行的詩歌，源自著名的黑人靈歌，原作者不詳，由美國的基督教音樂家薄愛博（Albert E. Brumley, 1905-1977）將之改編而成為家傳戶曉的作品。詩歌描述在人生遇上困苦、傷心失望、無路可走時，我們要知道現實世界其實不是終極答案。詩歌副歌的歌詞，成為不少人的盼望：⁴

“ 我主，你知，我無良友像你，
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依；
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迓，
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

若果今天，教會能活出猶如「天堂」一樣，有愛心、有良友、會迎迓傷心失望的人進來，這是多麼美好呢！阿們！

4 〈一首青年聖歌 一個故事（22）- 這世界非我家〉，Soooradio, <https://soooradio.net/blog/一首青年聖歌一個故事22/>。

為甚麼他們仍然留下？

藍志揚

1. 引言

香港教會出現離堂現象，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更值得關注的是，此一情況或有持續惡化的趨勢。教會青少年人數顯著下降；根據 2024 年香港教會普查，青少年人數由 2019 年的 4.7 萬人下跌至 2024 年的 3.4 萬人，減幅約為 28%，其佔整體會眾的比率亦由 16.2% 下降至 13.2%。有關跌幅廣泛出現在初中、高中、大專及初職等不同年齡層。¹ 青少年的流失率與整體會眾的流失率大致相若，兩者均接近三成。鑑於青少年乃教會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其離堂問題已成為普遍堂會高度關注的議題。教會普查結果顯示，73.1% 的堂會將「缺乏青少年」列為「堂會的青少年事工中值得關注的課題」之首，較 2019 年的 61.2% 明顯上升。² 上述數據反映出，香港教會整體上普遍面對世代斷層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崇拜每堂平均出席人數按年下跌 6.7%，其跌幅高於整體堂內實體崇拜人數每年 5.9% 的跌幅。³

有關香港教會青少年流失現象的研究揭示了三大主因：除了屬個人層面的「學業壓力」（54.6%）外，「堂會未能回應青少年需要」（47.6%）及「牧養支援不足」（46.6%）均與堂會自身直接相關。⁴ 以上基於堂會不足之處的負面原因，往往令受制於資源與人手短缺的堂會感到束手無策。有鑑於此，本文嘗試轉換研究視角，捨棄探究流失原因的負向進路，轉而從正面剖析青少年持續參與堂會聚會的共同經驗。透過歸納當中的核心主題，嘗試協助教會領袖釐清青少年事工的優先次序，從而將有限資源作最精準及具效益的投放。

1 梁國全、劉梓濠編：《202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5）。頁 37-38。

2 梁國全、劉梓濠編：《202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頁 39。

3 梁國全、劉梓濠編：《202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頁 15。

2. 影響年輕人持續聚會的六個核心主題

筆者透過訪談七名 18 至 25 歲（平均 22.14 歲）的本地華人教會青年信徒（五女二男，均具大學程度且自初中或更早便參與教會），探究其持續聚會的原因。七次訪談的錄音總長 251 分鐘，並轉譯為約六萬字的逐字稿。本研究運用「解釋現象學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簡稱 IPA）的研究方法，經綜合分析內容後，初步歸納出二十四個具體主題，⁵ 並進一步釋出為六個高層次核心主題，現分述如下：⁶

2.1 群體歸屬與支持

受訪青年普遍在教會與朋輩及導師建立了具接納性、同行共建及互相扶持的關係網絡，從中獲得強烈的歸屬感。對於受訪的青年信徒而言，促使他們留下的主要動力源於真實的群體連結，而非對事工或建築物的依附。他們的深厚情誼往往是透過教會活動（如青年營會等場景）孕育而成。更重要的是，這種堅實的關係能夠發揮防止離堂的保護作用；當他們面對去留的抉擇時，群體的支援與提醒不僅能及時提供引導，更能協助他們重塑信仰的價值觀，最終成為他們保持教會生活的重要因素。⁷

2.2 靈命與價值觀的建立

受訪的青年信徒表示，靈命與價值觀建構存在一種正向的互動關係，當中屬靈知識的灌輸是能夠轉化為實際的生活應用。早期建立的價值觀能鞏固信徒靈命，穩定其教會生活；而靈命堅固亦有助信徒持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當他們在群體中獲得被接納和自我肯定的正面經驗，這些感受就能夠強化他們參與教會生

4 梁國全、劉梓濠編：《202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頁 30。

5 二十四個具體主題，分別是：（1）小組群體的支持與歸屬感；（2）兒時信仰教導與靈命根基；（3）固定事奉崗位的責任感；（4）信仰群體的同行與互相扶持；（5）教會活動與成長機會；（6）價值觀的指引與人生方向；（7）家庭教育；（8）信仰扎根；（9）個人成長；（10）教會群體的重要性；（11）團契；（12）與神的關係；（13）群體歸屬感；（14）靈命建立；（15）牧者同行；（16）成長場域；（17）愛的群體；（18）恩賜發揮；（19）關係牧養；（20）屬靈榜樣；（21）實踐服侍；（22）與神親密的關係；（23）群體生活的歸屬感；（24）生命價值觀的建立。

6 研究內容詳見藍志揚：〈在離開潮中，什麼讓年輕人仍然選擇留在教會？〉，《山道期刊》第 56 期（2025 年 12 月）：頁 115-135。

7 藍志揚：〈在離開潮中，什麼讓年輕人仍然選擇留在教會？〉，頁 125。

為甚麼他們仍然留下？

活的動機。在靈命的塑造上，家庭與屬靈導師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年輕信徒經歷靈命低潮時，長輩適時的關心與引導，能幫助他們重尋信仰的核心及價值觀，從而強化內心對信仰的認同感。此外，靈命培育是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重點在於持續接收及內化真理。信徒把所聽的道與生活結合，在具體處境中反覆思想與實踐，這種歷程將「外在」的教導逐漸轉化為「內在」處事的框架與確據。最終，靈命和價值觀的建立會深深扎根，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教會生活就是他們生命的其中一個面向。⁸

2.3 事奉投入與恩賜發揮

教會為青少年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場景，讓他們得以識別及發揮自己的恩賜（例如領導、音樂或關懷溝通等），並運用於實際的事奉中。藉此，青少年看見並認識自己，回應了他們的成長需要。在服侍的過程中，他們不僅加強了對事奉的投入感，更能體認到信仰群體的實質意義，從中獲得信仰的滿足感，使事奉的動機得以持續。此外，團契提供了一個場景，讓年輕信徒既是施助者，也是受助者；他們既能透過幫助他人來操練恩賜，又能在人生低潮時得著同伴的支援，獲得彼此扶持的寶貴經驗。青年信徒透過團隊協作與固定的事奉模式，他們能夠享受與弟兄姊妹一起服侍的過程，使彼此的關係更加緊密。這種屬靈的體驗並不是單憑個人努力就能獲得，而是需要透過群體的彼此連結。最終，這份在群體中發揮恩賜與互相建立的經歷，成為了促使他們持續投入教會生活的動力。⁹

2.4 牧養關係與屬靈榜樣

教會靈命培育的成果，具體展現於群體「共同見證」的屬靈經歷。牧者、導師與群體一同生活，辨識並回應神的作為，這些共同經驗有助於堅固青年信徒的靈命。在被牧養的過程中，牧者不單是解答信仰疑難的人，更是同行的陪伴者。透過建立信任的關係，年輕人在疑惑和掙扎中得以被聆聽和理解，這正是有效牧養的關鍵。牧者言行一致的生命，讓年輕人看見信仰的真實，成為他們的屬

8 同上，頁 125-126。

9 同上，頁 126-127。

靈榜樣；牧者的關懷與態度能感染他們，引導年輕信徒以成熟的態度面對信仰問題及人生抉擇。這種牧養關係的成果，讓青年在面對人生高低起伏時，都能得到情感及靈命上的支援。當歸屬感扎根於與牧者的互信，信徒就更容易接受屬靈的引導，並仿效屬靈榜樣的生命樣式，最終促使他們持續留在教會並作長期的委身。¹⁰

2.5 個人成長的機會

受訪的青年信徒表示，他們能透過參與事奉，將看重物質、成就的人生觀，轉化為以信仰為中心的世界觀。這種深層次的價值觀改變，不僅有助他們確立成熟及穩定的人生方向，更能賦予他們抵抗社會衝擊的力量。當他們明白名利並非人生的終極意義時，便能保持清醒，不輕易放棄信仰生活。筆者的研究發現，若信徒在青少年階段已建立穩固的信仰與價值觀，即使面對同伴流失的挑戰，仍能展現出高度的「獨立性」與「堅韌性」，不被同儕左右而堅定留守教會。這種從依賴他人認同轉為自主決策的轉變，是長時間扎根教會的累積成果。穩固的信仰韌性促使青年發展出足夠的自信、判斷力與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正是個人成長的顯著標記。¹¹

2.6 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與神建立親密關係」是貫穿所有訪談的顯著主題，受訪青年均展現出與神持續連結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信徒主動透過研經、默想、禱告及戶外靜觀等具體屬靈操練而建構的。在研讀經文的過程中，他們的體驗會從理性知識的層面，逐步轉化為深層的情感連結；因此，相關的信仰培育不應僅局限於純粹的知識灌輸。筆者的研究發現，默想與禱告等實踐能有效促進青年信徒的內在對話，加深屬靈體驗，協助青少年感受到與神的同在，進而鞏固其屬靈生命。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親密的屬靈關係，恆常的日常操練是最為關鍵；唯有透過定期且持續的投入，而非偶然的參與，青年信徒方能深化並穩固與神的連結。¹²

10 同上，頁 127。

11 同上，頁 127-128。

12 同上，頁 128-129。

3. 結語

本文旨在探討後疫情時代香港華人教會的「離堂」現象，分析教會青少年信徒持續「留在教會」聚會的原因。本文先表述香港教會整體信徒數目下滑的趨勢及其潛在背後原因。接著，本文採用質性研究進路，進行深度訪談，以揭示青少年「留堂」的核心經驗，藉此成為教會領袖策劃事工的重點參考。

當小美遇上年輕人

鍾林美珍

1. 引言

多謝明光社的信任，邀請我分享與年輕人同行的經驗。

由 1985 年至今，41 年來神都讓我在青年人中間事奉。有中學校教會，有不同教會的青年群體，以至我在播道會總會事奉這 19 年，都常在青年當中。

2011 年總會聯同播道會不同堂會的青年牧者，展開「飛 BOOK」特工隊，訓練青少年作佈道精兵。2021 年繼而開展大專微教會植堂。這些工作成績如何？從數字來說，成就不大。我多次想放棄，有時處境、人們也催著我放棄，但主卻不放棄我。

2. 年輕人眼中的小美牧養方式

因為我是個隨個性發揮的人，不易抽身觀察這多年來我如何跟年輕人同行，於是訪問了好些青年人，請他們分享他們的觀察。以下是其中一些回應：



YC：小美一直在營造氣氛、安全的環境，讓我們說甚麼都可以。我則希望牧者可以分享多些自己的事，小美便是這樣敞開，把生命經歷都拿出來分享。這樣，便不會單單只有青年人說自己的事，好像單方面在接受輔導，而是一起同行成長。



CH：小美坦誠及表裡一致，讓青年人看見榜樣，願意用同樣的坦誠及真實去交流。她敏銳聖經真理原則性，讓大家自由發表對經文的看法外，也會幫助大家調校回到聖經的原則。



F：小美的大門會為青年人打開。青年人可以隨時隨地，甚至深夜也可以找到小美。



R : 小美不但向青年人敞開，也會進入青年人中間，有些牧者害怕這樣做，但小美真夠膽，雖然年紀大，也有勇氣進入青年人中，神也給小美這方面的恩賜。因為看見靈魂的需要，就秉着「死就死罷」的決心出去尋找青年。



C : 好貼近青年人。很多導師會跟青年人有隔閡，但小美完全沒有。因為小美的思想與青年人近一些，有些導師會堅持己見，並且會花盡唇舌去改變青年人的想法。但小美不但沒有如此，甚至在聆聽完青年人的想法，便改變自己的想法，去想青年人所想，並行在青年人中。



WH : 小美會按不同人的生命狀況去作個別栽培。不單單為了訓練領袖，更針對被牧養者健康的屬靈成長門訓旅程。對於事奉者，小美也會對他們的屬靈生命有要求，並且很看重各事奉者是否能擁抱（own 到）該事奉的異象及目的。不是為了留一個人而去叫人去事奉，而是先 empower（賦權）才請人去事奉。



SN : 小美是一個真誠的傳道人，有軟弱亦坦誠相告，邀請我們禱告，承認自己軟弱，需要耶穌拯救赦免。她教識我們人是軟弱的，不要「死頂」，需要天天交給主，讓主承擔我們的軛，在主裡得安息。



EL : 林姑娘是一個以身作則的牧者。無論是在微教會崇拜、門訓、分享時，她親身示範如何和耶穌建立親密的關係，就是凡事禱告尋求，好像經常跟耶穌聊天一樣。自從我和林姑娘談天相處之後，我發現原來與耶穌親近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自此我便更多地尋求神，常常跟祂訴說我的心事和需要。



J : 林姑娘是一位常常分享自己軟弱、生命緊緊貼近神的牧者。她儘管充滿軟弱、掙扎、痛苦、淚水，但仍緊緊跟隨神，並且每天靠主重新得力、向著標杆直跑。她的榜樣激勵我也在主面前赤露敞開，將真實的自己奉獻給主，被祂醫治，然後重新出發。

聽到年輕人的鼓勵，深感不配，榮耀歸神！

3. 與年輕人同行的心志及要訣

3.1 異象的堅持

對我來說，建立青年，可助他們留在教會，對！

但那不是目的。我很不甘心，眼巴巴看著青年人拼命隨世界追求自己的價值，虛空徒勞，卻不知道神有寶貴豐盛的產業等著給青年人。所以我們的異象是像約書亞帶領新一代進入迦南地、去戰勝生命的巨大敵人、並得地為業，承受豐盛、抬起頭活出天國大能子民的尊貴和榮耀召命。

3.2 青年事工是宣教事工

青年人文化，由 Gen X、Gen Y 到 Gen Z，一代一代轉變，其實已經演變到每 2-3 年就是一代。我們必須跨越青年人的文化，以宣教士心態進去建立他們。現代青年人在網絡世界所接觸的全球不同娛樂、動漫、男團女團，以及鋪天蓋地可自學的文化、語言、才能…數之不盡的個人發展及發揮的機會，甚至可以一人有一個電視台。因此我們不能以為一個節目，一種訓練，便可以滿足青年人的期望及需要。

有位初信青年人跟我說，他感到很多傳道人的思維很複雜，他們常想去找一套套的策略、研究等去設計節目去幫助他們。他說：「其實認識青年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進入他們當中。」很是真實！秘笈很多，每當秘笈不奏效，就會讓人落入沮喪，然後又再去找另外的秘笈，周而復始。最終，放低身段進入青年人生命中，慢慢了解他們，不離不棄地去愛他們，與他們同行。愛，衝破人為的隔閡。持續為他們提名祈禱，禱告中神給我謙卑和愛的堅持。最終就看見神奇妙的作為，帶來生命觸動生命的驚喜。

3.3 進入青年人的生命及生活

進入青年人中，就是對他們所喜愛、所關注、所掙扎的事表示好奇及接納，不帶批判地，並有興趣聽他們分享更多。然後找出欣賞、鼓舞的地方，並在有可能時，提供所需的資源及支援（注意：不是提出教訓）。

特別是信二代，人們常關注的是：「有沒有返教會？」。有，就以為他們被牧養了。但當我們真誠去了解他們，為他們祈禱及真切關心，反倒會激勵他們活出召命，更多地學習如何更像耶穌「真」愛人「真」關心人。

3.4 進入青年人的苦難中

我是在破碎家庭成長，較容易明白人的痛苦。不知多少個日夜，我聆聽青年人的內心傷痛，肉體與靈性的相爭，人際上、戀愛上措手不及的打擊、無法解救的父母或家庭問題。

青年人近年患抑鬱症者不斷增多。習慣承載苦難的我，自然地花時間同行，陪他們痛哭、陪他們去見輔導，陪他們在迷亂中等待神，並在每次的禱告中遇見神。當他們一個一個走出哀傷，慢慢便可以成為「過來人」，與其他苦難中的青年人一起痛哭、互相擁抱、陪著他們走過必經的哀傷醫治旅程。這些美麗的圖畫告訴我們，神真進到人的苦難中，使咒詛變成祝福，給人看見更美的旨意。

3.5 進入青年人的神蹟

令人雀躍的是，青年人，特別自小返教會，生命都充滿了神的傳奇。每當青年人說沒有甚麼特別的經歷時，我再細聽他們信主的過程、經驗，故事，必定會看見神的手在他們生命中作事，就是在那些他們以為小事、或不是一回事的經歷中發生。我會幫助他們打開眼界，看見神的工作，神的足跡、神默然的愛與不離不棄的尋找和同在。當青年人驚覺神的作為，神對他們特別的愛，信心就會加增，並很有力量及喜樂地與別人分享見證，讓人看見神的榮耀。

3.6 在神凡事都能

多年來，教會派青年人來接受暑期佈道訓練，有些很有潛質的，但教會很多時卻會問：「有個青年人巖巖嶸嶸、破破爛爛，可以造就嗎？」、「未信主可以參加嗎？」通常我會說：「只要他敢來，我就敢訓練」。不是我有甚麼了不起，而是我看見神的無所不能。當神親自培訓與賦權他們，主必成全善工。

3.7 賦權培育 (Empowerment) 就是鑰匙

3.7.1 敬拜中的使命門徒：

保羅勸被福音大能轉化了的人：「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敬拜），乃是理所當然的」。「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NIV）。敬拜就是事奉。活出天國召命，就是敬拜、就是活祭。所以我們每年必邀請充滿基督生命力的導師同行，特別花很多時間專注培訓青年人敬拜主。重點不在建立敬拜隊，而是建立敬拜者。一個把生命主權奉獻給主，降服高舉主的人，是在敬拜的人。愛主就愛敬拜主，青年人每天靈修、敬拜等待主，聖靈就會引導加力給他們，從心去分享基督的愛，歡喜一同：「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詩九十六 2-3）。

3.7.2 聖靈的加力：

我們也看見聖靈一天一天自由運行在青年人心中，聖靈帶領我們一同找出青年人的恩賜、美好的品格和長處，讓我們對他們有正確的目標與期待，並給他們大量空間及自由去發揮，適時支援。

當他們自發自主，發現在沒有「長輩」「同框」下也可以做到，神竟會親自向他說話，給他勇氣走出去見證祂，並會親自為這小子開路，成就他們忠心的祈禱及擺上。這一次又一次的經歷，讓他們看見神真實的愛，歷歷在目！神的靈就激活了他們的靈，不但讓他們經驗到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看見偉大的神是與小子們有親密關係的，看他們是寶貴的，他活著是有永恆的意義和價值的。

因此，他們生命就不再一樣，未信的決志，信二代首次悔改歸主，已信的興起火熱事奉主。

3.8 鼓勵及建立的言語

言語是有力量的。沉重的讀書壓力，家長明顯或暗裡的高度期望，友朋圈的比較文化，讓青年人大多在「mean人言語」（取笑人的言語）、在負面批判的態度、或教訓式的互動中成長。因此我們刻意經常操練對青年人說正面、具體而真實的欣賞說話，青年人最初由不太習慣，到被鼓勵了，更有自信了，便同樣去用言語鼓勵人，建立了互相欣賞的常態。

3.9 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青年人渴望的同行，是很想聽我們的生命故事，並且很想從我們有血有淚的分享中經歷真實心靈相交，並窺見神的同在。

我曾被標籤為「無得改」，破爛不已。但我讓青年人看見這破爛人如何去尋求神，讓神破碎我，重建我。我不避諱地把生活中很多掙扎的故事，很多迷迷茫茫、起起跌跌、有血有肉的故事，跟青年人分享，請他們分擔，請他們為我祈禱，我們的心就連在一起。

3.10 讓青年人進入我的苦難

苦難彷彿是我的家常便飯，破碎家庭種種你可以想像的突發事件都發生在我或親人身上。記得有一次我有親人突然死亡，給我們一家很大打擊。我傷心哀慟不能自己，我很自然視青年人是我的親人，向他們哭訴，他們就擁著我一起哭泣一起祈禱，向神呼求。然後也陪著我一起處理家事，又主動承擔重要的事奉。這事以後，青年人彼此關係更親密，也看見傳道人在苦難中也是軟弱的，因此青年人也不怕讓人看見自己的軟弱。而且，青年人更會開始進入別人的苦難，與苦難的朋友、肢體同行。同時，青年人看見苦難如何鍛鍊我成為神更合用的器皿，他們面對苦難時，也會引頸忍耐，等待神心意成就。

3.11 銳意門訓

很多人在尋找文化合宜、策略到位的方法去留下青年人。「我看見我同學的困擾及痛苦，我知道唯有耶穌可以幫助她」，一位少年午夜來電向我求救。是的，年輕人最需要的，是耶穌自己。唯有耶穌可以解開人一切的綑綁和糾結；唯有耶穌的寬恕可帶來我們與神與人真實的復和。

41年來，我全力以赴，塑造青年人作主門徒。因為門訓是主耶穌的心跳，祂三年全時間的工作都是帶領人跟隨祂，作祂的門徒，然後交付門徒往天下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門訓的第一步，就是我先門訓自己，我先在神面前被主破碎，降服於主；然後跟隨聖靈的引導，去與人同行，以神的目標為目標，一同被主訓練去作主門徒。

這教會非我家？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除了建立基本聖經及信仰的根基，是銳意帶領青年人錨定自己屬神兒女的身分，開啟他們的屬靈辨識去領受神給他的人生召命，並刻意幫助他們成功完成神的旨意。不是「我」要甚麼、而是神要甚麼，是神國和神的榮耀如何得彰顯。我們操練活在真理中，讓聖經破碎、顛覆、更新我們我安舒及思想行為，刻意追求生命復興、神性機遇；內在外在所有範疇都隨時順服候命；成長更像基督，胸懷普世，作使命門徒。

所以當青年人成長及進入職場，都很敏感尋問神的帶領，如何在職場上見證主。更重要的，是他們會青出於藍，可以在不同關係網中建立比我更多的門徒。

3.12 敬拜中的使命群體 - 簡約真實

當我們建立微教會時，我們回歸耶穌的心跳，教會最核心的 DNA：愛神、愛人、愛靈魂，使人作主門徒。希望教會簡約，以致可以專注 DNA。因此，建立青年人人以心靈敬拜，分享神的話如何轉化自己。主領敬拜，不在於得體華麗的講詞，不一定有豐富樂手歌手，但必以敬拜的靈去領人進入神的臨在中。這是簡約但不簡單的敬拜。

見證分享，亦是如此。當青年人回歸清心、簡單、真誠，說出自己真實故事：神如何跟他說話，他如何聽神的鼓勵及指引，掙扎、放下、順服。這就是最美的見證。這不是訓練出來的，是靠聖靈幫助他們反思自己的經驗，讓他們自己整理出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為和獨特的召命。簡約卻不是簡單，但最有力量。我們微教會青年人就是敬拜中的使命群體，好些都能隨時在校園、在香港、在短宣分享神轉化的大能，讓人看見在基督裡的盼望和福樂。

3.13 祈求不斷、自強不息

3.13.1 靜中得力：

青年工作最大的挑戰是「自己」，青年牧者傷亡率很高。無數的需求中常會使我們在成敗得失中迷亂了，容易落入自責、自卑、孤單的負面情緒中，甚至會把起初的愛心失去了、離開了神的心意也不自覺。

當我每天進入安靜的操練時，會讓自己的內在生命、思維及目光與神的話及價值調校一起，神的臨在叫我能面對不同的挫敗，面對天天想放棄的痛苦，然後

靠著主的醫治和應許，重新起步。因此，我除了每天的靈修靈閱外，我也操練一個月退修一天，一年中有幾天個人和群體的退修。這是很重要的自我關顧，也是為青年人預備一位隨時隨地可以以神為中心，有屬天洞察，有心靈力量去牧養同行的生命導師。

3.13.2 以進修為退修：

另一方面，進修也是我的助力。我喜歡聽青年人的想法，查經時也讓青年人無所不談地表達他們的意見、疑問、質詢、信心、迷惑等。這樣才能按他們的真相去幫助他們。

能有自然安全的開放氛圍，因我閱讀大量中外相關書籍、在神學院或機構進修增長知識；近年收聽播客節目，都幫助我整頓多樣紛亂的思維及資訊，並開拓視野見聞，心思更廣，胸懷天國。

4. 結語

感恩，41年來，神一再拆毀重建又再破碎陶造我，讓青年人可看見一個會省察、可信任、有同理心、尊重他們、關係親愛，樂意溝通，又真實地呈現上帝和聖經的生命師傅、朋友，甚至戰友。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一 16) ”

全是恩典！全靠恩典！願榮耀歸神。

“主若願意，我會繼續聽從主的吩咐：「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書一 6)。”

留駐，抑或轉革？ ——「留在教會」之本質性重構

陳韋安

1. 引言：從留人邏輯到教會論的詰問

在當前的教牧處境中，「留在教會」從來並非一個單純關於「留駐」（retention）的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個涉及「何為教會」的本質性命題。

每當論及青少年流失的問題，論述焦點往往陷於同一範式：「如何留住他們？」為此，堂會設計更具吸引力的聚會、更精緻的崇拜，以及更貼近流行文化的議題。這些努力誠然具備誠意，卻預設了一個未經批判的前提——即我們已然掌握「教會」的定義，而信徒僅需「留存」於該既定體系之中。

然而，關鍵的詰問在於：我們是否真正理解教會的本質？

2. 體系與團體：教會觀的範式轉移

當信徒宣稱「留在教會」時，其指涉的客體究竟為何？是主日崇拜、團契小組、特定的事工團隊，抑或是一套填滿週曆的活動清單？

此議題看似淺顯，實則觸及教會論（ecclesiology）最核心的層次。華人教會長期以來將「教會」等同於一套「聚會體系」——一個由崇拜、小組、訓練班及佈道會構成的精密運作機器。在此範式下，「留駐」簡化為對此體系的參與；「離開」則被定義為體系的脫軌。牧養焦點隨之演變為對參與率、投入度及事工產出的監測，並以此作為衡量屬靈健康的量化指標。

然而，教會並非等同於聚會。教會本質上是一種在基督裡發生的關係性存有——一種因基督而建立、彼此承認其肢體身份的契合關係。

我們必須強調此區分的重要性。新約聖經中的 *ekklēsia* 原意為「蒙召出來的聚集」，其指向並非制度（institution），而是受神呼召並產生全新關係連結的群體（community）。保羅在《以弗所書》中以「基督的身體」喻指教會，強調其有機性與互聯性：肢體間存在真實的關聯，無人能獨立存活，亦無人可被視為邊緣的附屬品。

這種關係性的教會觀，包含三個不可化約的維度：

2.1 彼此承認 (Mutual Recognition)

教會並非陌生人在特定時空的物理匯聚，而是生命的深度交織。這種承認並非透過崇拜中形式化的社交儀式達成，而是源於長期、非程式化的共同生活。

2.2 彼此承擔 (Mutual Bearing)

誠如《加拉太書》六章 2 節所述，擔當重擔是基督律法的踐行。這意味著群體的苦難具有共同性，而非個體的孤立遭遇。此種連結在以活動為導向、可隨時退出的結構中難以產生。

2.3 彼此饒恕 (Mutual Forgiveness)

真實的群體必然伴隨衝突。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於《團契生活》中指出，基督徒的群體生活並非理想化的和諧，而是在基督饒恕中不斷修復的關係。這需要極大的誠實與勇氣，而非制度性的掩蓋。

若以此維度檢視現狀，不難發現許多年輕人所離開的並非「教會」本身，而是一套令其窒息的「聚會體系」。他們所渴求的，正是那種能承載生命重量、真實且具備血肉感的群體關係。

3. 牧養模式的結構性改革

若教會本質在於關係，而現有結構正阻礙關係的生成，則我們必須啟動結構性的重新思考（Radical Rethinking），而非僅止於技術優化。

3.1 崇拜：由「觀賞」轉向「參與」

當代崇拜往往陷入「觀眾模式」，導致信徒與禮儀疏離。真正的崇拜應是群體的共同行動（Common Action）。崇拜設計應從「感官體驗」轉向「群體實踐」，

創造空間讓會眾在靜默、代禱或見證中產生真實相遇。崇拜不應僅是追求流暢的節目，而是與神、與人相遇的聖域。

3.2 小組系統：由「課程完成」轉向「生命承載」

小組若淪為「微型教室」或教材導向的討論組，則犧牲了關係的自發性。群體需要非程式化的時間與安全的心理空間，讓人得以展露真實的困窘與掙扎。小組的核心不在於知識的傳遞，而在於是否願意成為彼此生命的承載者。

3.3 牧養系統：由「個案管理」轉向「關係賦能」

當前的牧養邏輯傾向於專業化的「個案管理」，將關係簡化為層級式的照顧。然而，真正的牧養應發生在肢體之間。牧者的角色應從唯一的「教會工作者」轉向「生命的培育者」，旨在創造一個互為肢體、彼此牧養的環境。

3.4 教牧職能：由「全能管理」轉向「關係守望」

當前對傳道人的期待過於行政化，使其成為「全能型經理人」。在行政高壓下，傳道人失去了作為「守望者」（Watchman）的餘裕。我們必須反思：教牧人員是否應從繁冗的行政庶務中解放，回歸到群體中的聆聽、陪伴與生命觀察？

3.5 行政決策：由「制度維穩」轉向「關係優先」

當效率成為教會運作的唯一邏輯，關係必然被邊緣化。教會決策應回歸本質：此項決定是否促進了肢體間的真实連結？教會行政應服務於生命，而非要求生命屈就於行政便利。我們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低效，因為生命的成長從非整齊劃一。

4. 結語：從「留住」到「成為」

我們不應僅問「如何留住年輕人」，而應詰問「教會是否有勇氣自我轉革」。

將責任歸咎於流失者是容易的，但維持體系運作的留守者更需反思：現有的模式——那套以聚會出席率為指標、節目化活動為主軸、效率化行政為後盾的運作方式——是否本身即為問題的根源？

潘霍華曾區分「廉價的恩典」與「昂貴的恩典」。類比而言，現有體系往往提供一種「廉價的歸屬感」：僅需出席與在場，無需委身與承擔。然而，真正的教會建立在生命的彼此承擔之上。

若我們僅致力於將年輕人禁錮在現有體制內，而不去質疑體制是否已然僵化，則無異於在沉船上調整座椅。年輕人的離去是一面明鏡，折射出教會內在的空洞。

留駐並非終極目標；成為一個值得留駐的教會，才是。更準確地說，成為一個即使面對離散，仍有勇氣實踐真實相交的信仰群體，這才是信仰最艱巨也最忠誠的姿態。

離堂信徒不離教

——與年輕信徒同行的一些體會

受訪者：陳明泉

撰文：吳慧華

1. 引言

不少年輕信徒離開教會，這是否表示這一班離開自己堂會的人，一定不愛主？必然是反教會？或是反體制？還是有其他原因，讓這些年輕人不得不「離家出走」，成為「離堂會」（dechurch）信徒？「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或要求，「離堂會」也有各樣原因，教會的確難以回應所有人的需求。然而，事實上有些教會難以看見年輕人的身影，有些教會卻多見年輕人足跡。除非教會定意只服侍年長或特定群體，否則，教會便不得不思考：年輕信徒到底有甚麼需要？為何他們無法安心留在原先的家？

2. 離堂會的年輕信徒需要.....

2.1 年輕人需要成長的空間

年輕人離堂，不一定是出於反對教會或反叛；相反，他們同樣愛主，也熱心事奉。只是在事奉的過程中，他們需要時間摸索、慢慢成長。如果在這個過程，教會的長輩對他們要求甚高，他們便會覺得力有不逮，難以實踐。此外，若事後「成果」不如理想，面臨太多長輩出於好意關心與無數建議，即使他們知道牧者是出於疼愛，也會吃不消，甚至承受極大的壓力。於是，他們只想逃避與長輩之間的張力及關係——選擇一走了之。

2.2 年輕人需要不落俗套

當教會敬拜時只唱一些年代久遠的詩歌、又或是講道引用的例子出自他們早已不再接觸的「經典」如《讀者文摘》等，年輕人便難以投入與理解。年輕人明白，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詩歌風格，但他們不希望自己喜愛的詩歌，遭受長輩批評為沒有深度。至於講台信息，習慣了 YouTube 等影片內容的年輕人，比較接受節奏明快的演說風格，而不是傳統上的三點式、平鋪直敘的講道方式。

現今世代接收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樣，對年輕人來說，與其引用《讀者文摘》的故事，不如使用與他們生活貼近，甚至講者自己有血有肉的真實經歷。這有別於傳統觀念；有些傳道人被教導，為保持客觀，信息要放諸四海皆準；或是為了不高舉自己，避免使用自身故事作例子。但今日的年輕信徒，希望看見傳道也是一個真實的人，有血有肉的掙扎。其實，連保羅都說，要誇自己的軟弱。

年輕人想要結連的，是真實的生命。傳統的某些神學觀念，強調神高高在上，較輕看人的需要；現今的年輕人卻看重人的價值。傳統教會有時認為，靈性好的人是沒有情緒，較為抽離；現今的年輕人卻並不覺得，有激情有熱情，情感比較豐富的人就是不成熟。講道信息中或許充滿道德教訓，但他們更需要一位有血有肉的牧者來牧養，教導他們如何做屬靈分辨與操練，並從信仰角度去理解和面對事情。

當一間教會日復一日唱著年代久遠的詩歌，用固定模式傳講神的話，年輕人實在難以在身份上認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

2.3 年輕人需要有表達的空間

年輕人對於權柄及體制相當敏感，尤其是進入大學後的年輕人，眼界大開，接觸到有別於教會教導的思想。他們或會深入思考體制上存在的問題，還來不及體會體系帶來的好處，就先看見體制中不理想的狀況，例如隱惡揚善。他們也可能覺得，教會只著重狹義或教義上的福音，卻欠缺對社關、環保等議題的重視。當年輕人在教會提出意見時，長輩會覺得他們天馬行空、不切實際。教會的長輩一方面希望年輕人接棒，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不夠成熟、未如理想；領袖期望年輕人按照教會現行模式服侍，但年輕人對這種「傳承」非常反感，充滿壓力，因為他們未必認同教會現行的做法。

若教會領袖只把表達意見的年輕人視為問題，只希望年輕人承接現狀，甚或只用權威態度吩咐他們做事，年輕人便不會認為自己在領袖眼中有位於置，有些人甚至會抗拒教會中的權威、變得反體制。這些反體制的離堂會者，不一定離開信仰。他們更喜歡約幾位弟兄姊妹，在其中一人的家中以小組形式取代回教會聚會。

2.4 小結

年輕人離開教會的原因錯綜複雜，未必是單一因素，上述提到的離堂會年輕信徒的需要，其實是環環相扣的。簡單來說，讓年輕人離開教會的原因，可能源於關係緊張或決裂、由上而下無法抗拒的權威、神學思想差異、敬拜與講道模式無法回應年輕人的需要，讓他們覺得回教會很悶、很無聊，只是浪費時間。

那麼，想要關心這一班年輕人的牧者，又可以如何與他們同行？

3. 年輕人其實需要.....

3.1 年輕人需要聆聽及被接納

建立關係永遠是第一步。無論在教會的身份多高，相信年輕人都不喜歡與一個高姿態的同行者相處。他們更喜歡同行者像一位大哥哥、大姐姐一樣疼愛他們、保護他們。

年輕人或許在原先的教會欠缺發言空間與權利。對年輕人有負擔的大哥哥、大姐姐，只要願意花時間，認真聆聽他們的想法，支持他們一些看法，真心關心他們，他們便能夠暢所欲言，坦誠地抒發情緒。

面對年輕人對教會的諸多不滿，哪怕是對「牧者」的批評，哥哥姐姐們毋須急於為教會或教牧同工辯護，可以先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再嘗試站在他們的視角看待教會的做法，如果事實上教會的做法縱然有良好意願，卻確實有欠妥當，讓年輕人受了委屈，哥哥姐姐們應先站在年輕信徒這一邊，認同他們的情緒，讓年輕人有機會發洩心中的不快，這樣他們會感到自己被人重視及保護。

3.2 年輕人需要屬靈指引

放下身段，站在年輕人視角與他們交談、接納他們的情緒，成為年輕人的同行者——既是大哥哥大姐姐，也是引領他們走上更好道路的屬靈導師。年輕人愛權威式的教訓，但只要關係夠堅固，他們感受到同行者真心關心與接納，其實願意主動詢問意見，並且接納來自同行者的提醒與碰撞。

牧養不一定只在教會場景進行，可以在普通的茶餐廳；牧養內容也不一定只圍繞「何時返回教會」，可以是人生面對的各種問題。年輕人有人際關係問題，就與他們談人際關係；有神學問題，就與他們談神學問題。重點是：回應他們問題的同時，邀請他們從信仰角度思考，即使他們離堂會，甚至說放棄信仰，事實上信仰不是說放棄就能放棄，信仰是人心底的一條根，與他們談信仰，他們仍然會有所回應。所以，在合適的時間，也需要碰撞他們的思考、提醒他們有問題的地方——例如不是僅用世俗化思想處理事情，具同理心不代表只能一味討好，也不是不能點出他們的問題。

當然，這並不代表要對離堂或返教會的事避而不談，只要時機成熟，同行者可以鼓勵年輕人返回有實質體制的教會。

3.3 年輕人需要教會

年輕人需要返教會，因為若要堅守信仰、實踐信仰，有形的教會是非常重要的載體。無形教會只是一個理念，在體制以外尋求信仰，最後未必能帶給年輕人很具體、實在的信仰生命。此外，即使有些長輩讓他們感到不滿，這些長輩也曾年輕過，也是善良的及愛主的弟兄姊妹。他們未必故意把惡加諸於年輕人身上，只是做了一些不適切的事。嘗試感受他人的好意，若因此離開體制，未必是找到真正的出路。

年輕人需要教會，他們只需要找到一間適合的教會。年輕人可以學習「收貨神學」——即是不用追求一切完美才「收貨」。每一間教會都有不完美，人也不是完美的；既然自己不完美，也不能要求身邊人完美。即使教會沒有能力盛載年輕人的理想，也不必因此對教會失望，他們可以在教會以外尋找事奉的空間。

找尋適合自己的教會很重要。例如有些年輕人發現，教會存在的問題未必是體

制問題，而是華人文化的問題。他們轉而投入西人教會，西人教會的文化與華人教會不一樣，對年輕信徒相對友善及尊重，不會強迫他們做不想做的事，較多用邀請的態度鼓勵他們事奉。對年輕信徒來說，這樣的氛圍比較輕鬆，讓他們感到溫暖、被接納，更容易融入。

4. 結語：不要熄滅年輕人的火

年輕人在事奉的過程中需要摸索。教會若容許他們犯錯，給予成長空間，而不是每每把他做得不夠理想的視為「罪」，他們不用承受不必要的壓力而「離家出走」。

年輕人創意無限，其行動力也令人動容。即使他們的想法與教會的做法不同，教會暫時未能提供場地，只要在他們需要幫助時，簡單地從旁協助、在網上找一些資料、指點他們如何開始，只要他們心裡有感動，便會主動去找途徑與方式完成他們的事工，最重要的是：不要用傳統的眼光去批評他們的想法，潑熄他們心中事奉的火。

Z世代信徒在基督教信仰及心理健康上的危與機

廖廣申

1. 引言

現今世代年青信徒面臨的困難錯綜複雜，Z 世代¹（Generation Z 約 1995-2009 年出生）被視為「史上宗教信仰最淡薄」的一代。美國曾經有人做過調查，20-30 歲年青信徒中有 66% 在十八歲後停止穩定參加教會活動。

Z 世代信徒面臨的困難主要包括沉重的學業與工作壓力、價值觀衝突、個人前路與社會壓力、教會未能回應其對社會公義的關注、傳統教會形式與教條無法回應現代生活、以及在 AI 時代下的自我定位與信仰危機。雖然很多年青人仍然受到基督教傳統影響，但他們在思想上更為開放，許多人自認為無宗教信仰（Non-religious），或是對體制化基督教保持距離。許多 Z 世代認為教會太批判、形式化，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痛點，因此更傾向在教會外尋求精神寄託。

2. 傳統教會信仰與日常生活脫節

現代年輕基督徒正處於傳統信仰與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交匯點，教會教導被認為與日常生活缺乏關聯，無法應對學校或職場中的知識與價值觀挑戰。他們認為教會未能妥善處理職場壓力、心理健康、經濟焦慮、政治局勢等實際議題，導致信仰難以融入現代日常生活。

然而，若教會對這些社會議題選擇沉默或漠不關心，會導致年輕人對教會產生幻滅感。網絡時代使年青信徒接觸大量多元資訊，他們對傳統的聖經權威和教條式解釋產生懷疑，對單一的真理追求不再像前代那樣堅定。

¹ Z 世代的出生年份範圍，至今並無統一官方定義。皮尤研究中心（Pew）定義為 1997–2012 年；聯合國為 1995–2010 年；不少社會學者及市場調查機構 McCrindle，則以 1995–2009 年劃分為 Z 世代。

3. 教會牧養、空間與體制問題

許多教會的制度被認為太傳統保守，導致年輕人覺得難以融入，且體制無法應對現代的掙扎。青年人反映教會牧養不足，未能在他們面臨學業、人際關係和社會角色轉換時提供實質的支持。

教會缺乏安全討論空間，年輕人渴望討論社會重大議題和信仰懷疑，但教會往往迴避或採取保守態度，缺乏成熟的對話機制。教會缺乏聆聽與陪伴，體制過於強調由上而下的溝通，忽視年輕人的意見與聲音，導致他們感到未被尊重或牧養。年長領袖與年輕一代存在嚴重的世代斷層，使教會缺乏活力。老一輩傾向「想當年」的教導方式，難以與現今充滿焦慮、手機成癮的年輕一代產生共鳴，代際溝通障礙加劇孤獨感。

4. 迷茫前路、個人無力感與心理健康挑戰

現今世代年青信徒面臨嚴峻的心理健康挑戰，龐大的學業壓力、經濟焦慮、職場競爭以及「在教會也找不到對象」的孤獨感，令他們感到疲憊不堪。當年輕人面對巨大生活壓力時，傳統「多讀聖經、多祈禱」的建議顯得脫節，無法回應其深層需求。若教會只提供「標準答案」而缺乏情感共情，信仰會顯得與現實脫節。這導致年輕人產生「孤獨感」、「無力感」，並在嚴重的焦慮中尋求其他社會支持。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世界 14 個國家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憂鬱症的流行率是 5-15%。鑒於與癌症和愛滋病同列為世紀 3 大疾病，憂鬱症是目前世界公眾衛生的大問題，在華人教會間的影響日益嚴重。

部份教會容易將情緒掙扎或心理疾病（如憂鬱、焦慮）簡化為缺乏信仰或罪的結果，未能提供專業支持，反而增加年輕人的心理創傷。根據 2024 年香港教會普查，「情緒 / 精神困擾」已成為堂會牧養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相關比率高達 66.1%，位列第三。雖然英國有報告指出 Gen Z 在經歷孤獨後選擇回歸教會，顯示教會仍有潛在的連結力量，但大多數研究仍顯示年輕人對傳統宗教歸屬感減退，轉而依賴個人化的靈性實踐。

5. 經濟轉型與社會壓力的雙重夾擊

高房價及經濟轉型令年青信徒感到辛勤工作也未必能獲得對應的回報。這會引發對聖經中「上帝必供應」等教導的懷疑。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年輕信徒常面臨「為了生存必須妥協信仰原則」的掙扎，產生愧疚感或乾脆遠離教會。

根據報告，Z 世代的壓力指數是在所有世代中最高和最大壓力的一代，經歷高生活壓力與經濟不確定性，使得這一代人對長遠目標（如置業、婚姻）感到迷茫，經濟與心理上的雙重夾擊，對未來感到無力。社會發展與經濟不穩定，讓他們覺得自己脆弱，缺乏面對現實挑戰的勇氣，甚至覺得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實現上一代人的物質成就。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使年輕人對前路感到迷惘，在社會與信仰的夾縫中感到孤立無援，最終選擇離開傳統堂會。

6. 數碼時代的特性與帶來的雙面影響

年輕人的生活被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控制，這影響了他們建立深層信仰連結的能力，也讓他們更容易接觸到否定信仰的資訊。智能手機與人工智能（AI）的普及，對年青基督徒的信仰實踐、價值觀及社交模式帶來了深刻的雙面影響。

許多教會對年輕人喜好的電影、流行音樂等娛樂持否定態度，將教會外的生活「妖魔化」。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的高頻使用（如每天超過 2 小時）常與情緒焦慮相關。雖然手機方便了跨地溝通，但過度依賴即時通訊可能造成面對面交談的「社交障礙」。AI 雖能模擬情感回應，但無法取代教會群體中真實的「愛與陪伴」。

7. 結語：建議教會回應的變革方向與轉型建議

總結來說，Z 世代的信徒正處於一個「信仰落地難」的時代，常面臨「生活太繁忙」而導致信仰邊緣化。這世代即使有信仰，也常在動盪的經濟與職場中感到絕望，導致對教會的傳統教導感到脫節，選擇更關注當下感受，尋求活在當下。當前政治局勢加劇了 Z 世代基督徒對「真實信仰」的渴求，他們正在重新定義信仰、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現代年輕人尋求的是「活」的信仰，而非僅僅是「宗教活動」。教會需要用同理心與 Z 世代建立對等關係，「放下說教」，談論自己的掙扎而非只分享成功經驗。教會領袖應主動聆聽年輕人的想法，並讓他們參與決策過程。教會需要真誠的關懷與互動，實踐將信仰融入社會關懷與日常生活中。當教會領袖願意相信年輕人，提供機會與培訓，他們就可以成為領袖，也能進一步影響同儕來接觸信仰，帶領朋友進到教會。

現今這焦慮抑鬱的世代，教會需要成為一個安全空間，能包容情感、容許脆弱，並從心理學與信仰角度提供全人關懷。教會應該以聖經平衡的教導，透過培養靈命，建造個人的心靈健康，也建造一個彼此相愛的教會環境，減少患精神病的環境誘因。然而，教會需要更多「專業支持」，釐清精神疾病與信仰的界限，必要時轉介專業心理諮商，而非僅依賴靈性教導。

教會需要數位化與創新牧養，需要走進他們的生活場景（包含線上空間），利用數位工具提供靈性指引的互動。教會需要走出圍牆，深入貧苦與社會現場，而不僅僅是傳遞只限於「屬靈」或「上天堂」的福音信仰。

儘管面臨上述挑戰，年輕人並未完全背離靈性追求，而是傾向尋求「真實的體驗」而非體制化的信仰，以新的方式尋求與重建信仰。現今教會不斷尋找方法來吸引年輕人，然而在探討方法前，我們應該先更新自己的眼光，正如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太十九 14）。使徒保羅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四 2）。

放眼堂外的世界： 在離堂世代中反思教會觀

楊思言

1. 引言

香港教會約於十年前起，出席崇拜人數和受洗人數由持續上升轉為大幅下滑。¹然而，「離堂」現象絕不是大公教會面對的新鮮事。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教會一直在經歷「世俗化」社會（secularisation）帶來的衝擊，愈來愈多人沒有傳統的教會生活，但仍擁抱一個基督徒的身份，甚至可能仍真心相信耶穌。本文提出我們可以借鑒外國神學界對離堂現象的反省，重新檢視問題所在。以下是整合了幾位神學家對於教會離堂現象的反省，他們來自不同的傳統，主要包括德國信義宗的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比利時天主教的施雷貝克（Edward Schillebeeckx），以及烏拉圭解放神學家塞貢多（Juan Luis Segundo）。他們並不先假設離堂現象必是離堂者的問題，也反省教會自身需要作出的眼界轉變，甚至也不先假設離堂現象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不假設探討問題的目標是要離堂一代「返回」教會，反之，眼界的轉向幫助我們重思福音是什麼。的確在香港，舊的時代——特別是社運前、疫情前、人工智能普及前、以至社交媒體普及前、主權回歸前的那個香港——已經一去不復返，我們就不要急於假設教會必須回到從前的景氣或形式。反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提問，教會是否可轉危為機，尋求在新的時代以新思維實踐信仰。

2. 福音的不同呈現方式

首先，離堂正是一個契機提醒我們，信仰的呈現從來都不限於堂會。這可有不同的解讀。一方面，我們相信福音是關乎天國降臨，正如新約舊約所明言的「福音」

1 梁國全：〈時勢牧言：略述「2024 香港教會普查」——低處站穩再出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5年3月27日，<https://www.hkchurch.org/post/%E6%99%82%E5%8B%A2%E7%89%A7%E8%A8%80%EF%BC%9A%E7%95%A5%E8%BF%B0%E3%80%8C2024%E9%A6%99%E6%B8%AF%E6%95%99%E6%9C%83%E6%99%AE%E6%9F%A5%E3%80%8D-%E4%BD%8E%E8%99%95%E7%AB%99%E7%A9%A9%E5%86%8D%E5%87%BA%E7%99%BC>

和「好消息」，是關乎主在天上、地上掌權（賽四十 9-11，五十二 7；林前十五 1-25；羅一 2-4）。世界都是屬於主的（出十九 5），而道成肉身的福音，就是說上帝愛這世界（約三 16），在基督裏，叫世界與自己和好（林後五 19，西一 20）。那麼天國遠比堂會廣闊，潘能伯格提醒，任何有人經歷上帝啟示並且願意回應祂恩典的地方，都同樣是福音呈現的地方。² 福音呈現的地方因此絕不限於堂會，是包括「世界」，即包含社會裡的不同領域，如家庭、職場、社區、以至制度，都需要經歷悔改和轉化。堂會的負增長，其實並不代表福音的體現比以往少，可能只是場所不同。

另一方面，教會須謹記，她並不同天國，並不擁有真理的全部，須留意聖靈的工作。我們相信教會的存在是基於聖靈的工作，而聖靈的工作也可在不同的領域，從不限於堂會。若聖靈提醒人愛上帝、在群體中服侍鄰舍，甚至見證基督，那同樣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主稱為弟兄姊妹的（太十二 50），也是教會群體應留意聆聽的。除了期望離堂者返回教會，我們不要忽略上帝在堂外一直在工作。潘氏提醒我們，有時上帝或許使用世界反過來提醒教會，祂不單單在教會四幅牆內工作的。³

施雷貝克也問，教會是否給人的印象，都只是關注一個擺脫世界、盼望來世的福音，不理會世上所發生的事？這樣，信徒難免感到教會對於現實世界並沒有關切性，最終離開。⁴ 另一邊廂，當教會很多時著重禱告、甚至對於人的問題以為已掌握了答案時，很多不信者卻在為世人的福祉努力、作出建設、改善，例如社區工作、教育、救援、爭取公義。或許一些信徒正是發現了世界的重要性，感受上帝同樣關注現今世界的不同需要，因而致力參與世界，也可能因此逐漸疏遠那主要關注來世的教會。但是，正如人也不只有內心屬靈需要，我們的信仰也不只是關乎內在生命，也關乎對人際關係、經濟、政治的參與。⁵ 若道成肉身的福音告訴我們，世界是上帝願意親近的，同樣是恩典的現場，那麼離堂現象正是契機，幫助教會反省，她宣講的福音對放眼世界，聆聽信徒對世界的關注。⁶

2 Wolfhart Pannenberg, *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7), 77.

3 Pannenberg, *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77-78, 114.

4 Edward Schillebeeckx, "Church and World," in *World and Church*, trans. N. D. Smith (New York: Sheed & Ward, 1971), 96-114.

5 Schillebeeckx, "The Sorrow of the Experience of God's Concealment," in *World and Church*, 77-95.

6 Pannenberg, *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26. See also Segundo's discussion on "signs of the times." Juan Luis Segundo, *The Community Called Church, A Theology for Artisans of a New Humanity*, vol. 1, trans. John Drury (Eugene, OR: Wipf & Stock, 1980), 23, 59, 124-28.

若我們關注的是教會好像被人捨棄了，那我們更不要忘記基督給門徒的教導，我們是世界的鹽，鹽若失了味，就難免遭捨棄（太五 13）。鹽是為了帶來味道和防腐，是應該為世界帶來影響的，但若教會不能為世界帶來不同，只顧著來世，或「屬靈」的事，也的確是會遭捨棄。⁷ 離堂現象，未必是叫離堂者反省，也是叫教會自省對福音的宣講，是否抹去了對世界的適切性。

3. 成長是需要探索

此外，我們可從「成長」角度看離堂現象，特別是年輕信徒的狀況和需要。我很喜歡塞貢多提出「成長」的重要性。⁸ 很多時教會關注的是自身的增長（如人數增多或減少），這他稱為植物型的生長（vegetative growth），好像植物那樣是原地體積增大（廣東話可譯作「自肥」）。但人的成長很不同，最重要的並不是體型增大，而是要「成熟」（maturing growth）。成熟是包括不再作小孩子，不停留在受保護的階段，反而能走出原有安舒區，獨立思考，甚至反叛，到外邊見識世界，與陌生人交流，嘗試不同的新事物，問新的問題。這過程難免有挫敗，可能有一些路走過後才發現「此路不通」，甚至受傷才回轉，但這過程是十分重要的，成熟是不能一步登天，是在這獨立過程中塑造而成的。個人成長如是，教會亦如是，不應只顧著大小或數字的增長，而是邁向成熟信仰，不怕接觸世界，在新的時代有新的探索。世界變得那麼快，但若教會生活沒有變，那其實是可疑的。

近年查爾斯·泰勒的《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⁹ 一書成為了經典，其實與塞貢多的提醒也同出一轍。他提出西方現代的世俗社會其實並非完全拋棄信仰，只是人類對於自身的探索，特別是探索人能否在拒絕上帝下依然建構意義，這是歷史必經階段。在世俗化下，其實信者與不信者的分別不大，兩者都是懷疑有時、想念上帝有時。這書名中的「時代」（age）一字其實可譯作「階段」，泰勒說的正是指這種獨立思考、尋找身份的探索，是一個成長階段，好像反叛期的青少年一樣，離開父母出去闖，尋找意義，對於成長是重要的，青少年如是，甚至（根據泰勒）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亦如是。

7 Segundo, *Community Called Church*, 86.

8 Segundo, *Community Called Church*, 35-37, 98-99, 128ff.

9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所以對於離堂的信徒，特別是年輕的信徒，我們可否給予空間成長、探索、獨立思考，甚至讓他們拷問信仰？香港社會近年發生很多重大改變，不論是社會事件、疫情帶來的教會習慣改變、人工智能普及、躺平趨勢等，這種對於信仰和自我身份的探索、再重整，也是需要的，我們不要急於「挽回」正在探索的人。若一名信徒的教會生活幾十年如一，那其實未必是成熟的表現。

4. 群體的必要性

這裡並不是否定教會甚或堂會的必要性。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亦是基督升天後聖靈降臨所建立的群體，因此教會作為一個地上可見的信仰群體是必須的，在基督再來之前向世界見證祂。信仰亦從來不單是個人的事，而是上帝與祂整個子民的關係，人不能脫離與上帝子民的關係而維繫與祂的關係。¹⁰ 正如潘能伯格在他的〈無教會基督徒〉一文中，強調體制教會的重要性，包括教導和傳遞正統教義、維繫宗派的神學和禮儀傳統，而且信仰始終需要有具體、穩定的呈現，作看得到的見證，也讓渴望尋求的人可以找到。只是，潘氏提醒，堂會難免有宗派或固有傳統的包袱，需要意識自身並不能代表普世教會，而體制也不能保證教會真的能作光作鹽。¹¹ 相反，信徒在體制以外，沒有宗派的包袱，可以更靈活作見證，尋求在不同界別中體現天國的價值，只是他們需意識個人化的體現，最終也需要群體性的見證。¹² 教會不必假設信仰的見證只限於有體制教會生活的群體。

施雷貝克也認為，教會不需假設信徒離開了教會就因此沒有「團契」生活，只是他們現在是與世人團契（fellow humanity）。¹³ 正是我們相信上帝在基督裡與人親近，與人在苦罪世界中同行（in solidarity）¹⁴，因此人若是與上帝同行，必也應與苦罪世界裡的人同行。教會應重視世人的關注，因神所愛和親近的生命，本來就不能抽離日常生活、工作、以至社會的運作，因此所謂的「世俗」生活，也在天國裡是有超

10 這是教父居普良的名言：“He can no longer have God for his Father, who has not the Church for his mother.” Cyprian, “On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New Advent*, <https://www.newadvent.org/fathers/050701.htm>.

11 Pannenberg, “Churchless Christians,” in *The Church*, trans. Keith Crim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3), 12-15.

12 Pannenberg, “Churchless Christians,” 16-18.

13 Schillebeeckx, “Sorrow of God’s Concealment,” 78, 93.

14 Schillebeeckx, “Sorrow of God’s Concealment,” 81-82.

越性的價值的。反而教會可反省，她傳福音時是否抱著對世界輕蔑的心態，未有聆聽世人的洞見，從而未發現上帝也可以在其中工作。世界是教會的鄰舍，上帝在俗世中的隱藏也從來不代表祂缺席。¹⁵ 若是教會憂慮會眾流失，這正是她走出「去」（太二十八 19）與世人同行的機會，或者福音就是在教會願意走「出去」的時候才會被見證。

5. 結語

綜合幾位神學家對於西方教會人數下滑情況的反省，他們都提醒教會應放眼堂外的世界，留意上帝在世界中的工作，聆聽信徒在世界中的參與，與世人同行，不要把上帝的工作規限於堂會以內，不要急於把人「拉回」教會，以為信仰的體現只限於堂會以內。可能新的處境，我們對福音、教會自己的使命會有新的發現，這也是信仰邁向成熟的一個重要階段。

15 Schillebeeckx, "Sorrow of God's Concealment," 77.

參考資料

- 1 梁國全。〈時勢牧言：略述「2024 香港教會普查」—— 低處站穩再出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5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hkchurch.org/post/%E6%99%82%E5%8B%A2%E7%89%A7%E8%A8%80%E7%BC%9A%E7%95%A5%E8%BF%B0%E3%80%8C2024%E9%A6%99%E6%B8%AF%E6%95%99%E6%9C%83%E6%99%AE%E6%9F%A5%E3%80%8D-%E4%BD%8E%E8%99%95%E7%AB%99%E7%A9%A9%E5%86%8D%E5%87%BA%E7%99%BC>
- 2 Cyprian. "On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New Advent*. <https://www.newadvent.org/fathers/050701.htm>.
- 3 Schillebeeckx, Edward. *World and Church*. Translated by N. D. Smith. New York: Sheed & Ward, 1971.
- 4 Segundo, Juan Luis. *The Community Called Church*. A Theology for Artisans of a New Humanity, vol. 1. Translated by John Drury. Eugene, OR: Wipf & Stock, 1980.
- 5 Pannenberg, Wolfhart. *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7.
- 6 _____. *The Church*. Translated by Keith Crim.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3.
- 7 Taylor, Charles.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前離堂青年對教會的觀感及期望

阿良(化名)

我是阿良，一共去過三間教會。我首先分享一下我之前在兩間教會的經驗。

我對第一間教會的印象不是很深刻。當時我只是小學生，父母偶爾會帶我到一間教會敬拜主，幾次之後父母便沒有再帶我去，好自然我便忘記了這間教會的事情。

第二間教會返得比較長，我就讀的中小學都是基督教學校，可能因為這樣，即使自己不是很明白聖經的道理，都自稱基督徒。初中時，我受同學邀請參加了學校的團契，團契中有好多來自教會的同工，我參與大概半年之後，同工開始邀請我參與他們的教會。因為當時我與同工的關係不錯，我也希望認識多些朋友，所以就開始返他們的教會。

當初我對教會抱有好大期望，覺得教會應該可以是輕鬆自在交朋友的地方，並且可以有交心的朋友，可惜現實與我的想像大有出入，不知是否因為當時我行為怪異，所以不太受歡迎，在團契中通常自己一個人，融入不到他們的圈子。就算有人嘗試關心我，我都感覺是好官方的關心，不是發自內心。慢慢地，我開始對返教會失去興趣，返教會只是盡我作為基督徒的責任，我實在不享受返教會，終於在中五下學期，我以要溫習去準備文憑試做藉口，慢慢地從教會淡出。

基於以上的經歷，我對教會有兩個期望——接納與更新：

在接納方面，我認為這個世界有種種不同的人，未必人人都容易融入群體，好多人在社會上經歷種種問題，往往在現實中得不到愛與接納，而教會正正應該是一個可以讓他們找到愛、而且可以被接納地方。所以一間好的教會，不單止牧者會關心、體諒與接納弟兄姊妹，連其他弟兄姊妹都會接納不同性格的弟兄姊妹，而這種接納應該讓人覺得很舒服，真是可以讓人感受到愛與溫暖，這樣，信徒才更能夠將教會當成自己第二個家。

這教會非我家？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更新方面，時代不斷改變，尤其如今科技發達，每一代年輕人的行為與性格都有很大不同，教會不可以一成不變，以為上一代年輕人喜歡甚麼，就代表每一代年輕人都會喜歡同樣事情，這樣只會讓年輕人感到尷尬與不被理解。比起強行以「自以為是」的心態去所謂「理解、代入」年輕人，不如讓年輕一代參與更多侍奉工作，讓教會可以真正不斷更新，真正更加與時並進，但又同時保持信奉基督的初心。

明軒(化名)

我自小跟隨母親及親戚上教會，先參加兒童聚會，後來參加少年聚會，但教會環境總讓我感到格格不入。我感到教會中相熟的人很內聚，並且當時我性格內斂，不易交朋友。又因會眾人數眾多，牧者人手不足，導師很少主動了解我的需要。

後來我患上抑鬱症，並沒有主動告訴牧者，只曾向帶領我來這家教會的親戚，訴說我的精神狀況。我一直敬慕這位親戚，認為他是個資深且虔誠的基督教徒，殊不知在我分享後，他只是批評我，甚至在教會禮堂裡責罵我是個「懦夫」，在教會內公開我的精神情況。當時我覺得很難受、很羞恥，因為我自覺已經盡我所能地與抑鬱症作戰。從此，我對信仰感到很迷茫，這次遭遇也成為了我信仰生活中的轉捩點。

後來，新冠疫情進一步催化了我與教會的疏離，加深了我對教會的不滿，使得我漸漸萌生離開的念頭，並在中學畢業後離開了教會。入讀大學後，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想要填滿心裡的「窟窿」。無論是尋找不同的宗教、無論是放飛自我，我心裡還是覺得很空虛。最終，天父讓我看見聖經的真實、耶穌基督的大愛及救恩的寶貴。天父安排不同人帶領我參加不同聚會、不同教會。我意識到天父是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牧人」，明白祂時時刻刻在保佑我、牽引我。最後，我於半年前決志回歸基督，從此恆常返教會。

我期望教會能讓我們每個人都得到關懷，可以有真誠的溝通。我期望弟兄姊妹真心相愛，不只是禮貌性的寒暄，這才真正能反映出耶穌基督的大愛。

現在我十分感恩教會講台的信息常給我很多啟發及觸動，深入認真的查考聖經，給我很多造就，滿足我心靈的飢渴，也給予我面對人生困難的勇氣。

我是柴犬，是信二代，先後參與過三間教會的聚會。先說說我為甚麼離開前兩間教會吧。

我在第一間教會聚會超過十二年。身為信二代，我真的是從母腹開始就已經上教會了。既然這麼穩定參與教會的聚會，為甚麼我會離開呢？首先是因為無聊，經歷了十二年的教會生活，我覺得一切都有很多形式和框框，每次都要做同樣的事情，聚會的形式也差不多，所以真的覺得有點無聊。第二，我的一位很好的玩伴離開了教會。他是 SEN（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但我很喜歡與他一起玩，後來他可能覺得其他團友不太接納他，又或是出於家庭原因，就離開了教會，再沒有回來。這樣，在沒有夥伴，而聚會內容又不吸引的情況下，讓我繼續上教會的原因，就只剩下父母的命令。可是，當時我處於反叛期，父母的命令反而成為催化劑，讓我更想離開，與父母經過無數次抗爭和抗議之後，我也離開了教會。

三、四年後，我重新回到教會，但不是原來那一間，而是在我家對面的另一間。一開始，我覺得聚會不錯，也慢慢認識那裡的弟兄姊妹，然而，可能因為他們原本就很熟絡，所以我覺得自己在他們中間格格不入。我一開始的確覺得或多或少認識他們，卻原來很片面，他們說了很多笑話，我都不明白。我還未來得及融入他們當中，疫情就爆發，團契轉為網絡形式，參與的人很少，後期更只剩下一兩個團友，我感覺沒甚麼意思，再度離開了。

基於以上的經歷，我對教會有兩個期望：創新和接納。在創新方面，有時候真的比較困難，因為一些恆常的活動，例如查經，在形式上不可能作出甚麼大變動。但其實，可以嘗試在週會中加入其他有意義又有趣的活動，例如服侍人的活動，不一定要外出探訪，也可以在背後幫忙製作「痛症油」送給街坊，或是接待來港讀書的內地學生，為他們舉辦燒烤派對，一方面讓他們體驗本地生活，另一方面讓他們樂在其中。

第二個期望是接納，而我希望是主動的接納。一開始上教會，通常都會有導師或組長走過來跟你聊天，認識你，也讓你認識他們的日常運作。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就沒有了，如果可以多主動一點，例如大家閒聊時，主動邀請你加入，跟你說他們正在說甚麼，他們平時喜歡甚麼，就讓人感覺好得多，不用苦惱自己身為唯一的外人，怎能融入他們當中。主動邀請人融入本身的圈子，我認為這樣做很重要。

這教會非我家？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還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根本沒有想過返回教會。可是，我想在大學找到一個讓自己有歸屬感的群體。我曾經「上莊」，但發現並不太適合自己，在機緣巧合下，有一間稱為「同心圓」的機構的同工跟我聊天，又邀請我參與他們的活動，一開始我只是抱著嘗試參加一兩次的心態，但發現這間機構不錯，就加入他們，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期間，耶穌一直透過機構不同的活動，以及不同的人改變我的心，因此兩年後，當機構同工鼓勵我嘗試返回教會時，我竟發現自己對教會沒有太大抗拒，如今，我已經參與現在的教會聚會差不多三年了，也參與了不少的服侍。

所以，我認為離開教會不等於離開耶穌，即使在我離開教會的那段時間，耶穌也未曾離開我，甚至一直要我返回教會，就好像一隻迷途的羔羊，即使暫時離開羊群，耶穌仍會一直尋找和帶領我。

信仰並不能靠「律法」傳承

吳慧華

“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耶和華；你要全心、全性、全力愛耶和華你的神。¹

~ 申六 4-5《新譯本》”

1. 引言

以色列人身為神的子民，遵守神的律法向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比起單單遵守律法，真心愛神更不是易事。對古近東的人來說，想要得到神祇的保護及祝福，都離不開各種規矩與儀式；對於同樣身處古近東的以色列人來說，要遵守律法並非難事。更何況對一般人來說，有公式化的規矩及禮儀可依，就能得著好處——這份掌控感為人帶來十足的安心。

愛神及信任祂便不一樣，單單愛獨一的真神耶和華神更不一樣。敬拜近東外族神祇，人們可以同時膜拜多位神明；但耶和華渴望與子民建立那一種獨一無二的關係，就如丈夫與妻子一樣。因此，人絕對不能一面敬拜耶和華，一面事奉其他神祇，否則便在屬靈上犯下姦淫，如同妓女一樣（耶三 1-10）。這意味著敬拜耶和華便得全然放棄哪些看似能夠保障他們的神祇。

愛神及信任祂另一不一樣，便是膜拜近東神祇，以色列人只管預備祭物，全然不必顧忌這些神明會否在意自己的道德操守，這些神祇甚至令他們變得兇殘放縱；敬拜耶和華卻截然不同，祂要求子民行事正直，心存慈愛，這些比任何形式的獻祭都更為重要。敬拜祂的人也要為他人辯護、替孤兒辨屈、為窮人伸冤等（耶五 28）。縱然

1 除非特別注明，所有經文均出自《新譯本》。

以色列人是神所揀選的，可以一生行在神的道路，跟從祂的人還是不多，絕大多數以色列人終究是叛逆神的子民（徒七 51）。

因著耶穌基督，今天信徒毋須獻祭，也避免了禮儀上諸多繁文縟節。然而，領袖若未助幫助信徒，讓愛神的心在信徒心裡生根，時刻與神有真實的連結，那麼，隨著時日流轉，當身邊出現更多比神更具吸引力的人和物，信徒或會與神漸行漸遠

2. 愛神的心未能傳承下去

綜觀舊約的列王歷史，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撒下十三 14，徒十三 22）。大衛雖曾犯下大錯——搶奪烏利亞的妻子拔示巴（撒下十一 3-4），又設計殺害烏利亞（撒下十一 14-17），還擅自數點百姓人數（撒下二十四 1-2），因而受到神的懲罰（撒下十二 10-15，撒下二十四 12-15）。大衛順服於神的管教，並為自己所犯的惡行在神面前坦然認罪（撒下十二 1-5、撒下二十四 10、詩五十一）。大衛從不掩飾他與神之間的「愛情」及信靠（詩十八 1、六十三 1-8、），正正是這份愛與信任，支撐著大衛能夠面對不同的危機。神彰顯祂的公義，懲罰大衛；懲罰過後，出於恩典，神始終眷顧他，並應許他的王朝永不斷絕（代上二十二 9）。

大衛因殺戮過甚，未能為神建造聖殿。這重任留給其子所羅門，大衛也為他預備了珍貴並充足材料，足以把神的殿建造得宏偉非凡（代上二十二 5-15）。除了聖殿的實質材料，大衛更不遺餘力設立祭司體系與敬拜團隊；他設立二十四班次的祭司，讓他們「照著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著他們的祖宗亞倫所吩咐的條例，進入耶和華的殿，辦理事務。」（代下二十四 19）；他還挑選了 288 名精於歌頌神的利未人，將他們分成 24 班，每班 12 人，在神的殿中「用琴瑟響鈸說預言。」（代上二十五 1-31）。

大衛的一生多半在刀光劍影中度過，所羅門卻得天獨厚：既是神親自揀選建造聖殿的人，也承繼了大衛王積累的豐厚資產。可惜，他最終丟了愛神的心。起初，所羅門也希望一心依靠神，向神求智慧，好讓自己能妥善治理神的子民。神悅納了他的禱告，不僅賜給他智慧和知識，更賜給他富足、財產和尊榮（代下 1 7-12）。可以說，所羅門的智慧及財富無人能及，他也帶領猶大國迎來了政治及宗教的雙重盛世。可惜的是，所羅門的心始終無法像他的父親大衛那樣「完全歸於耶和華他的神」。他最終「深深愛戀」的並非耶和華，而是「摩押女子、亞捫女子、以東女子、西頓女子和

赫人女子等」(王上十一 1 下)。晚年的他受到妃嬪誘惑，心偏離了神去事奉亞斯他錄和米勒公等偶像(王上十一 3-5)，更「在耶路撒冷東面的山上建造邱壇。」(王上十一 7)。聖殿仍在，但神所憎惡的偶像，竟然在祂對面，這一切無時無刻都提醒神，所羅門做了多大的錯事。

所羅門一而再的犯下大錯，沒有如大衛一樣悔改，他也忘記了當年曾向他顯現的神，忘記了神如何應允他的請求(代下 1 7)，賜他智慧和知識，讓他成為曠世的治國之才，帶領以色列進入空前的盛世。但他沒有保守自己的到老都不偏離耶和華，最終使自己成為敬拜外邦神祇的人，也讓神的子民陷在罪中。

3. 約西亞未能改革人民的心

毫無疑問，大衛對神滿懷忠誠與愛慕，但這份愛神之心，並未能在他的家族中持久延續；所羅門在登基初期顯露出謙卑及尋求神的態度，晚年卻還是敗在試探之下，最終換來《列王記》這樣的評價：「所羅門行耶和華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的父親大衛完完全全跟從耶和華」(王上十一 6)。王國分裂為北國以色列及南國猶大後，撇開女王亞她利雅不談，南國十九位猶大王中，只有亞撒、約沙法、約阿施、亞瑪謝、烏西雅、約坦、希西家及約西亞這八位君王，曾被《歷代志》評為「尋求耶和華」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只是，即使這八位君王得到正面的評語，也不代表他們能對神始終如一。以亞撒為例，亞撒在位三十多年後，因倚靠亞蘭王而不是倚靠耶和華，被先見哈拿尼責備，他非但不悔改，反而惱羞成怒，將哈拿尼囚禁監牢，並且壓迫人民(代下十六 7、10)。後來他患上嚴重的腳疾，也沒有尋求耶和華憐憫醫治，只想依靠醫生的幫助(代下十六 12)。在這八位得到正面評價的君王中，真正能做到厭棄神所憎惡的事，恢復聖殿敬拜傳統的，大概只有希西家與約西亞二人。約西亞更得到《歷代志》非常高的稱許：「約西亞在以色列人所屬的各地，把一切可憎的物盡都除掉，使所有在以色列的人都事奉耶和華他們的神。約西亞在世的日子，人民都跟隨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總不離開」(代下三十四 33)。

約西亞自八歲登基以來，便一心尋求先祖大衛所事奉的神(代下三十四 3)。12歲那年，他更「開始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亞舍拉、雕像和鑄像」(代下

三十四 3)。18 歲時，得知希勒家祭司在神的殿裡發現了律法書，他連忙派人召集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眾長老，並且把律法書上的一切話，在神的殿中誦讀給耶路撒冷的居民、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人民聽，好使所有人民「都遵照他們列祖的神的約而行」(代下三十四 30-32)。

對當時南國的猶大而言，約西亞的宗教改革可謂轟轟烈烈。要知道，在他之前，瑪拿西與亞們相繼執政，這兩位王很快便遺忘了希西家的教導，重投異教偶像的懷抱，百姓也跟隨他們敬拜異族神祇(代下三十三 9)。然而，儘管約西亞在世時雷厲風行地拆毀偶像邱壇，繼位的兒子約哈斯卻未能效法父親約西亞的敬虔，反倒和大多數猶太王一樣，「行耶和華他的神看為惡的事」(代下三十六 5)。

約西亞對神的敬虔，最終還是未能影響另一位兒子約雅敬。事實上，當時南國猶大，又有多少百姓願意捨棄列王一直敬拜的亞舍拉或巴力等偶像，真心跟從約西亞尋求神？《歷代志下》三十四章 33 節雖提到「約西亞在世的日子，人民都跟隨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總不離開」，但與約西亞同時代的先知耶利米，卻向我們描繪了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耶利米在約西亞作王第十三年蒙神呼召(耶一 2)。約西亞八歲登基，18 歲發現律法書後開啟全國宗教復興，如此算來，耶利米蒙召之時，帶領猶大走向復興的約西亞約 21 歲——這難道不是猶大宗教改革上的黃金時期嗎？為何神偏偏在這時，吩咐耶利米宣告審判耶路撒冷的訊息(耶一 15-16)？原因無他，只因耶路撒冷的百姓滿手惡行，他們離棄神的恩典，「向別神燒香，叩拜自己手所做的」(耶一 16)。不僅如此，神透過耶利米曉諭猶大百姓：祂要的是子民全心歸向祂，而非虛情假意的敷衍(耶三 6-10)。由此可見，儘管約西亞真心推行改革，督促百姓遠離偶像，卻始終未能讓民眾的內心真正轉向神。²

一國的君王想要全國人民持守純全的信仰，本就非常困難；何況當信仰摻雜了異教文化，即使君王想要對神忠心耿耿，一心推行事奉神的規矩與政策，若無法讓愛神的心在自己的子孫與百姓的生命中紮根，當君王一旦離去，人們便會迅速忘記神的恩典，重新投向那些他們早已習慣的偶像。

2 F. B. Huey, *Jeremiah Lamentations*,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Press, 1993), 73.

4. 結語

僅僅在表面遵守律法條文，絕不表示一個人真的愛神、尋求神；一個地方即使守規矩的人數再多，也無法換來神的喜悅（啟二 4）。這一道理，昔日如是，今日亦如是。基督徒固然可以透過領袖的引導與神連結，但真正成熟的基督徒，更當直接與神連結，而非僅僅依附於教會的領袖，或是死守教會的規則制度，並且時刻維持與神之間的愛。要知道，領袖是人，也可能有失腳的一天；教會的制度是人訂立的，也有不完善或不合時宜的地方。

加拿大牧師 Carey Nieuwhof 曾指出，基督徒離開教會，根源在於他們渴望的不是形式化的宗教活動，而是真實的關係——無論是神人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教會的核心使命，是引導信徒與神建立真實的連結，而非讓信徒依附於教會信奉的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尤其在美加教會時常發生）。他強調，教會應當關注基督徒的參與度，而非單純追求崇拜的出席率。此外，在真正的基督教文化中，應當讓「愛、慈悲、慷慨、仁慈、自律和自我犧牲」這些基督教所特有的美德，得以讓世人看見。³

基督徒能結出美好的果子，源於在愛中連於葡萄樹（約十五 1-9）。

3 Carey Nieuwhof, "New Exodus? 4 Reasons Why People Are Leaving the Church (Including Christians)," *Carey Nieuwhof*, <https://careynieuwhof.com/5-surprising-reasons-people-leave-church/>.

週年研討會文集及研究報告回顧



文集
網上版



研究報告
網上版



2024

2025



研究報告
網上版



文集
網上版



其他文集詳情



其他研究詳情





ISBN 978-988-76656-8-7



9 478988 71665687